

金英弟：大山深处的红色信使

■余盛强

在瑞安市湖岭镇沿江路，有一座不起眼的民房，住着一位曾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传递情报的通讯员金英弟。近日，在黄金坳村干部的带领下，笔者登门拜访，听这位九旬老人讲述那段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红色过往。

穿梭数十公里山路送情报

金英弟出生于1929年，今年已是97岁高龄。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皱纹，可她身体硬朗，步伐稳健，眼神明亮，思维依旧十分清晰。

金英弟老家在芳庄山坑村，后来嫁到黄金坳村（现黄金坳村）。她的父母以务农和捣料为生，家中还有两个弟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番薯丝钟弗牢吃”（方言，大意是连番薯丝都吃不上）。在父辈的影响下，革命的种子在她心底悄然种下。1948年，经周洋的革命战士黄有进介绍，她成为一名通讯员。经组织的重重考验，在1948年到1949年间，金英弟肩负起陈大坑与黄深坑的通讯重任。

那时，为了摸清敌人的军事动态，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革命队伍逐步构建起一套严密的情报系统，设立情报站，形成了一张紧密的情报网。金时枢专员、陈大坑党支部书记陈仁木、周洋村党支部书记黄有进常派金英弟去送信，她的接头人是黄深坑女联络员瑞珍（洞头人）、文清（鹿城人）等。

通讯员工作远比想象中艰难。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双脚在山间来回奔波，传递文书和情报，而且时刻冒着生命危险。金英弟以挑柴作掩护，两年来，往返于下深坑（亦称“黄深坑”）、梅树坑、九龙头、高吞、黄坳等地，成功送出60多封信件。每次送信，都要在大山中步行80多公里，溪谷崎岖，走得她腿脚酸痛。遇到紧急情况，她常常在



夜晚独自出发，孤身一人，前往大山深处，即便风雨交加，也毫不退缩。

她把信件折成细细的长条，藏到了“冲担”（茅竹竿削去两头，用来挑柴）的洞里，再扮成挑柴工上山。“喏，就折成这么大的样子。”她将纸巾折成一小块，比划着装进“冲担”里的动作。

当肩负起通讯员使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就紧紧地与革命事业维系在一起。“万一途中被国民党保安团抓住，打死也不能承认自己是送信的，不然会连累许许多多革命战士的性命。如果对方向去问，就编个谎话，说是挑柴，或者走亲戚。”

金英弟回忆。当时她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却是何等沉稳和勇敢。

有一次，她接到了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与黄有进一起，将一份重要的情报送到下深坑指定地点。金英弟将卷成长条的信件藏在“冲担”里，与黄有进一前一后相隔几十米同行，前往下深坑。不料在“吊水岩”，遇到一支从青田返回的国民党清乡队伍。黄有进被截住盘问，所幸他趁敌人没注意逃脱了。他一直往山上逃，敌人拼命在后面追。金英弟当时在不远处，却显示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着和冷静。“我这时如果慌张起来，或者掉头就走，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她压着内心的紧张，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同时脑子里迅速思考着万一被拦住或者被搜查，要编出什么样的理由来。结果，敌人见她是一位黄毛丫头，没拦住她盘问。最终，金英弟顺利地把信送到下深坑接头人瑞珍的手中，得到领导们的高度肯定。而黄有进因为是周洋村人，对当地地势较为熟悉，也最终摆脱了敌人的搜捕，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她做了一些番薯饼、草鞋，准备送给革命战士，结果差点遭到清乡队伍的搜查。“那时万一被敌人发现，就会被安上‘通敌’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金英弟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48年至1949年两年的通讯员生涯里，金英弟好几次遇到危险，最后都化险为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炒饭团诱捕狼犬助力解放陶山

解放陶山的那段经历，是金英弟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尤其是参与诱捕大狼狗、活捉“烂糊迪”的故事，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1949年4月，在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南京政权土崩瓦解大好消息的鼓舞下，浙南大地群情激昂。浙南地委和浙南游击队当即作出“迅速解放温州和浙南全境”的决定，瑞安迎来解放的曙光，而陶山作为当时国民党陶山区署的所在地和军事重镇，成为了解放的重要目标。

1949年5月7日温州解放后，瑞安县委立即在桐溪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解放陶山镇及瑞安县城的行动，决定在8日凌晨包围陶山寺山背。据《陶山镇志》记载：“5月8日凌晨，中共北区委发动组织全区民兵700多人，协助中共温州地委警卫一中队和中共瑞安县委警卫队和平阳县独立大队，武装围攻龟缩在陶山背两个碉堡内的国民党自卫队和便衣队。两个碉堡内的国民党武装人员迫于情势，先后缴械投降，碉堡销毁，陶山解放。”

当时，湖岭岩头作为解放陶山的前沿阵地。金英弟和其他妇女同志积极为部队赶制草鞋、制作番薯饼，并不断将物资送往

岩头的主攻部队，支援民兵作战。金英弟清楚地记得，进攻陶山前，部队进行了战斗部署和动员，六七百民兵集聚在岩头，准备一举攻克位于陶山背的两个国民党碉堡。那里驻扎着国民党自卫队和便衣队100多人，为首的队长叫刘绍迪，绰号“烂糊迪”。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碉堡内的多数敌兵军心涣散、无心战斗，而“烂糊迪”因平时横行乡里、作恶多端，自知罪责难逃，便强令部下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

当时，碉堡处有一只非常凶猛的大狼狗，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就狂吠不止。强攻怕打草惊蛇，只能智取。为了减少战士们进攻时的伤亡，部队连夜商讨对策。金英弟灵机一动，想出用肉饭诱捕大狼狗的妙计。她觉得这只狼狗训练有素，普通食物难以诱骗，于是，她和战友们连夜用一斤糯米、半斤猪肉，做了7个香喷喷的肉饭团。凌晨，在敌人最为松懈的时候，林焕士等10多位同志悄悄靠近碉堡，先向狼狗扔出两个饭团。起初狼狗尚有戒心，只是闻了闻，待见连续抛来的饭团越来越多，终于耐不住饥饿，开始狼吞虎咽。就在它忘乎所以时，林焕士等人悄悄绕到它背后，猛地用

狗钳钳住了它的脖颈，将其制服。

大狼狗被捉后，“烂糊迪”失去了有力帮手，更加孤立无援。在主攻部队轮番喊话下，“烂糊迪”率领的敌军最终投降，陶山据点被成功攻克，为进军解放县城、东区、南区扫除了障碍。

新中国成立之际，金英弟光荣完成了通讯员的历史使命，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奉献的脚步。她继续在咸芳乡财粮、调解、治保等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这双曾经传递革命信件的手，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潮，把最美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党和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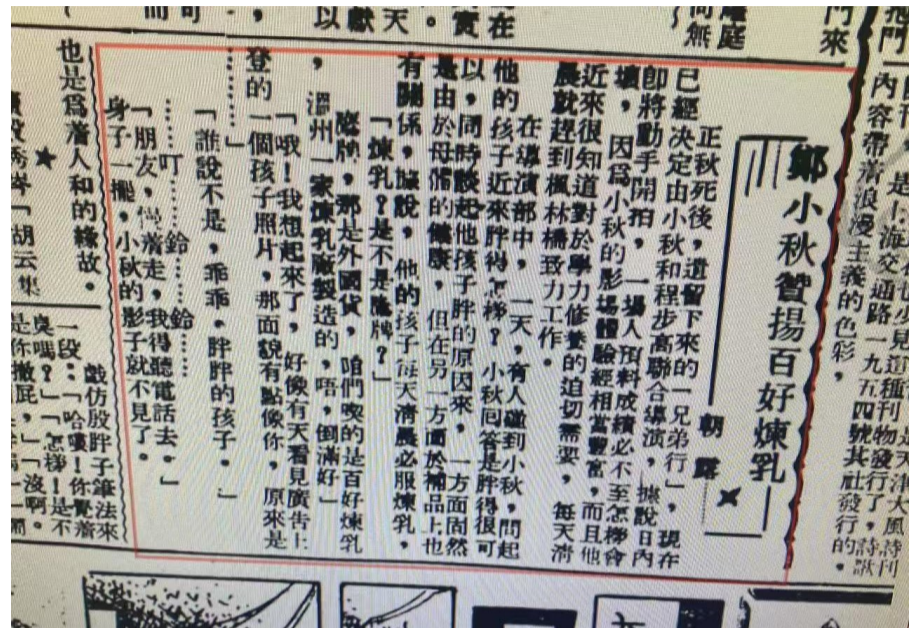
也许，她的名字不会被大众广为知晓，但她的故事，就像其传递过的信件一样，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和她一样，许多通讯员虽然未曾冲锋陷阵，却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担当。他们是浙南游击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扫一扫，看电子版

原来，瑞安百好厂1935年就在上海滩“买热搜”了

■陈良和



稿件发在1935年9月24日《时代日报》副刊第6版上

今年时值瑞安百好厂建厂100周年。近日，笔者收到友人自上海图书馆发来的两张照片，皆与该厂相关。细览之下，甚觉有趣——这不啻为一份典型的民国广告软文！

这篇题为《郑小秋赞扬百好炼乳》的软文，全文不过三四百字，均为繁体字，设置情节，借着与知名影星闲谈，软性推广国货——百好炼乳。

当时行文遣词稍显拗口，所传达的信息却殊为清晰——演员郑小秋的儿子养得白白胖胖，原因是每天早上喝百好炼乳，而且，这孩子曾为该产品出镜代言。

笔者有幸也找到了文中提及的那则广告。这是一则发在《申报》上的硬广，左上这个叫“一星”的男孩，长得虎头虎脑，图注亦标明，他正是郑正秋先生的孙子。

那么，郑小秋是谁呢？郑正秋又是谁呢？

郑正秋（1889—1935），原名郑芳泽，被誉为“中国电影奠基人”（亦有人称其“中国电影之父”），广东潮阳籍，出生于上海。1913年他与张石川合拍中国第一部本土故事短片《难夫难妻》，1922年牵头创办民国头部影业明星影片公司，一生深耕家庭伦理题材，创作《孤儿救母记》《姊妹花》等划时代经典影片，主张电影教化社会、针砭现实陋习，搭建起早期国产电影叙事体系，还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奠定了中国民族电影发展根基，于1935年病逝。

郑小秋（1910—1989），原名郑鸿彬，是郑正秋长子，中国影坛第一位家喻户晓的电影童星。幼年随父踏入影坛，1923年凭借主演其父编剧的《孤儿救母记》声名大噪，之后与电影明星胡蝶搭档出演《姊妹花》《啼笑因缘》等诸多经典影片。他中年转型电影导演，独立、联合执导数十部故事影片。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深耕科教纪录片创作，一生完整亲历中国从默片、有声片到近现代电影的发展全过程。

《郑小秋赞扬百好炼乳》一文，刊发在1935年9月24日《时代日报》副刊第6版，是一篇典型的以名人轶事为包装，变相为百好炼乳做口碑推广的软文，这也是典型的民国报刊软文营销模式。

被赞扬的国货主体——百好炼乳厂，创办者为温州实业家吴百亨，1926年在瑞安创办中国第一家炼乳厂。20世纪30年代，“擒雕牌”炼乳打破英国鹰牌炼乳垄断中国乳品市场格局，曾持续多年和英商打驰名商标官司，是近代浙江民族工商业标杆代表，产品多次获国货博览会大奖。

文章撰稿人笔名“朝露”，这是典型民国小报、副刊常见随笔撰稿署名方式。值得细挖的，倒是此文的创作目的。除了名人背书营销，在市民阅读量极大的报纸副刊发表随笔，为温州国货百好炼乳“种草”，读者接受度更高之外，还呼应国货思潮，借名人推崇国货，强化“国产不输洋货”品牌形象，有利于拓展上海核心消费市场。

现在通常将艺人、网红、品牌方花钱，通过平台运营等手段，人为把话题、词条顶到平台的热搜榜单上，称作“买热搜”。吴百亨此举，有异曲同工之妙。别小看了这一“豆腐块”，这是百好炼乳进入上海主流市场、借助报刊营销的直接一手实物史料，也是温州近代民族实业在上海传播推广的珍贵档案。



发在《申报》上的广告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 一米一粟来之不易 爱粮节粮人人有责 ☆



瑞安市委宣传部
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